

三味书屋

紫禁城内的梨园景观

——《清宫戏班纪事》读后有感

傅晓慧

清朝帝王喜欢京戏是出了名的。我们平素看晚清民国背景的电视电影，常能见到皇亲贵胄们有事没事就要看戏，兴致上来，还要票戏，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风气。而我们的国剧——京剧也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形成、发展、成熟乃至鼎盛，并出现了一批大师级艺术家。罗泰琪这本《清宫戏班纪事》对皇宫大内中御用戏班子的的发展沿革进行了详细介绍，然而有意思的是，作者并非梨园中人，在写该书之前也未创作过与京剧有关的作品。只因他对200年来的京剧史极感兴趣，更觉该剧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一些关于它的知识，所以才挑战自我，写了颇具专业水准的《清宫戏班纪事》一书。

清代从第一个皇帝顺治开始，经康熙、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个皇帝，外加慈禧太后，无一不是爱戏、懂戏的戏迷。每一朝代都有一定规模的宫廷戏班，这些御用戏班和民间梨园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

书人书事

那一点缺憾

大 漠

单位从灵桥搬到东部新城后，远离了东门口，远离了中山路，好像远离了繁华，间或去趟书城，也不过江。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回到海曙老城区，那个商业繁华与文化积淀交织的地方，于是便有了一次不经意的“街角遇见”。

那天单位组织活动，安排在中山公园逸仙楼。结束后，我沿着鼓楼步行街径直来到一家长久不去但又一直心仪的书店“枫林晚”。喜欢她的名字，喜欢“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诗句，喜欢那里文史类的书，所以，以前常去那里转悠，淘到中意的，带回几册，能小兴奋上三五天。

那天，因为时间充裕，便静下心来慢慢地浏览，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过去。忽然眼前一亮，墙角书柜横竖相交的叠缝处，有一套书吸引了我——《安娜·卡列尼娜》，深蓝色的封面，平装，上下两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草婴译。抽出来一看，2008年的版本。顺手一翻，字体、行间距看上去比较顺眼，售

乡野村童苦乐多

——笑读巩高峰《一觉睡到小时候》

元 晓

2017年高考后，据说有20多万浙江考生因为语文考试阅读理解中的那“一丝诡异的光”，蜂拥到作者巩高峰的微博，“怒”问他到底有何含义。我就找到了原文，逐字细品之下，不禁惊叹于作者的文学造诣。于是，又专门寻来他的几部作品集，其中就有《一觉睡到小时候》。

初读两三篇，有一丝失望，觉得作者在这部文集里并没有显示出如高考阅读文里那种把文字运用到极致的能力，而只是采用平实的手法，记叙了大多数乡村少年曾拥有的乡野乐趣和悲欢。待再读几篇后，却已舍不得放下了，也很快明白，巩高峰是丢掉了成人的故作天真样，直接以儿童干净明快的视角，来回放一幕幕珍贵的回忆。这种为文的“真”，获得了我为阅读者的高度信任，并把它介绍给了女儿还有新朋友共读。

全书由48个小故事构成，每篇题目皆冠以“小”字，分为“小清新”“小忧伤”“小明媚”“小确幸”四大组，记录了20世纪

联，后来还互为补充、逐渐融合。所以说，京剧的成型和清宫戏班的兴衰大有关系。

顺治帝时，宫廷宴乐沿袭明制，但皇宫里开始培养一批有才艺的太监。康熙承继大统后，一次去苏州看到了昆曲，很喜欢，就动脑筋在宫里建了南府戏班。南府建立后，上行下效，加之洪升、孔尚任等戏剧大家写出了《长生殿》《桃花扇》等剧本，昆腔一时风靡京城。到雍正时，因担心官员们借着家养戏班宴请宾客的机会结党营私、妄议朝政，就下旨外官不得有家养戏班。可他自己却在宫里建了一座名为“清音阁”的辉煌戏台，供自己和后妃享乐之用。到了乾隆朝，我们知道乾隆爷有着蓬勃的娱乐精神，他下江南时带回了不少女戏子，有历史学家甚至考证出嘉庆皇帝的生母就是当时随皇帝回京的一个昆曲小旦。嘉庆登基后的头等大事是查抄和坤，虽然前朝的雍正曾严令禁止官员养戏班，但到这个时候，上面政策一宽，下面达官显贵们家中照样笙歌不断、琴曲悠然。嘉庆觉得奢靡之

风不可不遏，便再次下令取缔家养戏班。道光皇帝好节俭，别说花钱养戏班了，就是龙袍上也要打上几个亮晃晃的补丁，所以他裁撤南府。可宫廷祭祀庆典仍需艺人，于是道光年间就建立了著名的“升平署”。咸丰帝的戏瘾很大，他想看戏，还要看好戏，可宫廷戏班的水平满足不了他的要求，趁此机会，民间艺人重返紫禁城。光绪皇帝没别的特长，就是喜欢打鼓，且天分不差，很快成了一名帝王级别的锣鼓行家。关于慈禧看戏的传说就更多了，慈禧从进宫开始就看戏，多年下来，自成内行。她要太监们放弃昆弋腔而学皮黄，还要内廷供奉无偿地去帮助艺人们组建私人戏曲科班，甚至在京剧名角谭鑫培嫁女儿时，差人送去贺礼。客观上来说，慈禧的这些举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时京剧艺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到了宣统时，京剧越来越兴盛，国家却被那些看戏爱戏的君臣们折腾得越来越弱。当时民间有谚云：“国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

《清宫戏班纪事》名曰“纪

这里面还有段故事。

1985年6月的一天，临近期末考试，因为下一门考外国文学，那天上午，我拿了《外国文学史》和几本小说在教室复习，记得那天去的恰好是靠近学校大门的教学楼。忽然听到校园外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把头探出窗外一看，原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部队官兵凯旋，队伍行进在天目山路上，坦克、大炮、军车，绵延数里，井然有序地缓缓向杭州留下方向前进。怀着对英雄的崇敬，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跑出校门，涌上街头，呼喊着“向英雄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口号，自觉自发地夹道欢迎部队的凯旋，好多同学拿出本子簇拥着英雄求签名。我也被眼前这热烈的场面所感染，因为找不到笔记本，回寝室去拿又恐来不及，顺手拿起桌上正在复习的《安娜》，冲出教室，挤进人群，递上书让解放军同志签字。字签在书的封底和封面内页，诸如“好好学习、争当革命接班人”之类勉励的话。我如获至宝，兴奋不已。说不上跟他们的勉励有没有关系，那年的外国文学考试得了个“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



事”，不是虚言。作者参阅诸多梨园行家的著作和相关资料，并进行了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证才写成此书，所记所评皆有据可查，书中的引文内容也在末尾处详细注明了出处。

其实到了今天，清宫戏班早已成为老黄历，但中国的京剧却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所以看《清宫戏班纪事》很有些“回首犹重道”的意味。总的来说，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戏曲的爱好，一方面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声色之娱，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借用这种“文艺宣传方式”来教化臣民、巩固统治。这无形中使得民间戏曲和宫廷戏曲有了相互交流、沟通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剧种的艺术层次，强化了京剧的传播广度，促成了它后来的兴盛与繁荣，最终令京剧成为我们的文化瑰宝和国粹精华。

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狂热，绝不亚于现在年轻人的追星。考试一结束，我们班便组织来到留下部队，慰问官兵，赠送笔记本、明信片。待我们毕业，他们也退伍的退伍，转业转业，奔赴各地投身经济建设，成了中坚力量。而那段往事成了彼此美好的记忆。

一晃就是30多年。临近“八一”节的当儿，又想起了那件事。可能因为多次搬宿舍弄丢了，也可能被人借走了还，从20世纪90年代起，再也不见了《安娜》一书，从此便有了那一点缺憾。原书是找不到了，一直想再买一套补起来。其实，书店里不乏外国名著，精装的，平装的，但就是提不起购买的兴致。精装的不要，字体、排版不顺眼的不要，售价高的不要，不是同一出版社、同一译者的也不要，所以一直空缺着。而“枫林晚”的那套书，正好符合这几个并不算苛刻的条件，于是欣然买了回来，算是弥补。另外，心里还存一丝希望，说不定哪一天有人看到了这篇文章，如书正好在她或她手上，把那几本旧书完璧归赵了呢。



摸孩子的文字，都涵盖不了我挨揍的范围，那真是非常考验想象力，我们家只要有什么东西是坏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打我打的。”所以，我跟父亲好多年几乎不说话。”

如果没有机会外出念书，作者面对的将是怎样一种人生？还好，离开，给了彼此距离和空间。如今的作者，已“慢慢把自己扭成一个拥有起码善良、懂得基本礼貌、会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普通青年”。不仅如此，他还成为专栏作者、杂志编辑，还在这个夏天，带给了浙江高考考生“一丝诡异的光”。

《一觉睡到小时候》不仅写尽了一个乡野村童的苦与乐，还是一幅展现草根人物与田野风光的乡村图。

荐 书

《掌故(第二集)》



《掌故(第二集)》再次聚焦百余年内的人文、学林、政界、艺苑的人物与故实，其中很多篇幅着墨于书画名家和收藏家。在白谦慎的《沪上学术记忆》一文中，展示的是老一辈书法家严谨朴实的治学作风和白谦慎与他们的深厚友谊。作者写萧铁先生常在报纸上练字，去他那请教的小朋友也用报纸练字。而金元章先生习字，喜欢将半透明的描图纸蒙在帖上，用朱笔摹写。1992年，金元章先生把以前拍摄的傅山《哭子诗卷》的胶卷赠予白谦慎时，其实也是完成了一次书法艺术的传承。

在《画坛轶趣》一文中，周昌谷对黄宾虹高超的作画艺术赞叹有加，他在文中记录了一个细节：有一次黄宾虹创作了一幅八尺立轴，是送给研究室的，想不到挂处漏雨，将半幅远山以上的

主编	徐俊 严晓星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17年4月

空白处，漏成黄水斑斑，重裱也去不掉。黄老先生说还是由他来设法，结果将画拿去，在水迹之处加上一个壁立的近景岩壁，就像透过窗门框看风景一样，真是十分奇妙。

而励俊撰写的《狄平子的鉴赏生涯》一文，则道尽了书画鉴赏收藏家的艰辛和不易。老一辈的书画收藏家，大多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欧美收藏家在沪大力收购高古书画，许多有价值的书画被卖到国外，狄平子对此深感痛心。一次，他从古玩店购回王振鹏款的元画《货郎图》，高兴地题跋道：己巳冬月得之沪上古玩肆中，其时外人收画者少，此幅遂得留存国内，诚幸事也。1941年，狄平子在沪上病逝，未久，狄氏后人析产，藏品星散四方，其中吴镇《墨竹图》被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其上有狄平子的题跋：南弟去世而已三年，唯此画无恙，不禁慨然。

作者最后写道：“画无恙，人已逝。收藏家的命运，大体如此。”如此结尾，非常震撼！（推荐书友：虞时中）

《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



作者	常建华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5月

发现其中选了邱仲麟的《天然冰与明清北京的社会生活》，真是让我喜出望外。文章提到，中国官方藏冰制度悠久，周代时就已经设置了冰窖贮藏天然冰，并设立“凌人”官职，专门负责冰块的保存事宜。历朝自此都有窖冰的传统，且有一套严格的规矩。作者历数清代历朝的藏冰数量，又据文人墨客的记载得窥当时凿冰、伐冰之热闹景象。

邱仲麟这篇文章仅数万字，虽说是论文，然非常生动。“典范历史”长期占据中国历史书写的主流，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不仅活泼有趣，更牵涉中国人最普通、最基本的生命哲学观。《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收录的是原创性论文或者经典著作的节选，衣食住行构成论述的重点，围绕这些日常展开制度、风俗、阶层、文化等讨论，呈现了生活史研究的多样途径，以及这类史学深入肌理、查幽知微的特点。（推荐书友：林颐）

《我为你洒下月光》



作者	简媜
出版	九州出版社
日期	2017年6月

角来叙述，同时蕴含着意境美，以《断肠人在天涯》为例，它不只是一篇脱俗的散文，还是一幕活了的短片。

自序中提到的“信札”和“月光”，也是本书的两个特色。在那个通讯不便的年月里，信札是最重要的讯息传播手段，一封短札的纸，便能看出写信人的思想和内涵。本书正是以信札为线索将所有故事串联起来的。那时的文字，看得见情谊，看得见青春。简媜将“月光”设为一个暗喻，如解析：“我说每个人都是发光体，只是发什么光因人而异，有的发光体像太阳一样炽烈，让你想要抗拒；有的发光体像星光、像月光，让你想要沐浴在那种光辉里。”

作者对爱情一直持以乐观态度，不妨以主打篇目中的一组短对话来收尾：“你是我的黑夜。”“那么，我只好当月亮，为你洒下月光。”

（推荐书友：阿迟邦崖）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